

世界文學短篇名薈

新俄詩選

烏拉志美里基里諾夫

米夏盧蓋甘時契夫

敏赫盧高露脫雷

西歷山泰紫洛夫

滑西利加曼斯基

候茲魁斯基

佐尼也利多費夫

哥米耶比脫雷依

滑西利西歷山泰洛夫斯基

啟明書局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為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為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遂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可喻了。直到周樹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途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期起，一直選到了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品。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考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那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序

三四年來陸續的譯了好些零散，沒有系統的詩歌。這本新俄詩選就幾乎全部是自裏面整理出來的東西。因為一向都不習慣檢留底稿，所以忽然間想編理出一冊什麼譯集來，真比全般重頭譯起來還要費工夫。但朋友們都熱心地給我一致的主張，並且這個那個的幫助我要做的工作，這樣，在沒有辦法偷懶的情勢下，我終只好把它來誕生了。

正如大家知道的一樣，革命前的蘇俄文學因為缺乏觀念和主義的緣故，是非常之悲觀的。它嘲笑並輕

悔現實底諸物象；它失掉對人生的信仰，全無真實的活躍的情熱。亞歷山泰布祿 (Alexander Blok) 在他底詩集中這樣說過了；在二十一歲那一年他已是「一個畫成的屍骸」。但蘇聯的勢力確立以後，青年作家的許多幹部由工人和農民中生長起來了。新底，豐富而多方面的蘇聯文學不斷地渴求人生，注視人生，及由人生中求學。最前進的赤派作家會羞於在一個非社會性質底題目上寫作，或在一個他們所未曾研究過底題目上寫作。

詩，尤表現出長足的躍進。扼色林的田園的夢，馬耶高爾夫斯基的頹廢的藝術土壤，都完全毀壞了。庫滋尼亞派（「庫滋尼亞」俄文解作「鐵工廠」；此

派爲普羅列塔利亞詩人的總幹部。) 接替上他們的位子。他們寫出的內容是歷史上未曾看過的新底觀念；他們描寫的人物也是向所未聞，向所不注意的。因爲小布爾喬亞的情緒，舊式家庭組織觀念，私有制度等都在新詩人的身上抖落了。蘇俄新詩歌認識正直的主人公——不是道德家，也不是單純的破壞者等諸如此類的過去底一般主人公——建築家，生產者。他們正在締造社會主義者的社會和現示它的品質的富裕與更新。

這裏的介紹似乎還欠缺周密的組織，但假若讀者能從這本小冊子上獲到新俄詩歌的約略輪廓的話，譯者也就很滿足了。這詩集是根據英日兩國，翻譯譯成

的，當中倘有疏忽的地方，尙望讀者原諒並指教。

一九三六夏，於東京。

高爾基：「你好啊」！

ЛУЧШЕ ПОЗДНО, ЧЕМ НИКОГДА



大家都丟下象牙之塔跑來了

目次

序	一
第一部	
(一) 烏拉志美魯·基里諾夫	一
傳略	二
1 五月一日	四
(二) 米夏盧·蓋拉時莫夫	七
傳略	八
1 無題	一〇
2 春	一二

(三)	敏赫盧·高露脫雷	一五
	傳略	一六
	1 蘇維埃	一八
(四)	亞歷山泰·查諾夫	二三
	傳略	二四
	1 自亞細亞人	二五
	2 十月	三一
(五)	滑西利·加曼斯基	三六
	傳略	三七
	1 失題	三八
(六)	倍茲勉斯基	四三
	傳略	四四

1 我	四七
2 二種樣	四九
(七) 依利也·利多費夫	五二
傳略	五三
1 無題	五五
2 詩中的詩	五九
(八) 蒂米耶·北脫雷依	六二
傳略	六三
1 葬	六五
2 我的詩	六八
(九) 滑西利·亞歷山泰洛夫斯基	七〇
傳略	七一

1 詩……………七三

第二部

(十) 亞·比虜依……………

1 露西亞……………七七

(十一) 烏扼·彼里索夫……………

1 給詩人……………八〇

(十二) 耶卡甫·加拉斯……………

1 十二行……………八三

(十三) 卡爾·莫尼……………八六

1 波爾率維克……………八七

—— 插圖附 ——



基里諾夫

{ 1 }

烏拉志美魯·基里諾夫小傳

基里諾夫是蘇俄作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生於一八八九年。幼時在小學校中僅僅住了一年。十歲進靴工場的教習所。一九〇三年做奧德撒商船隊的學生船員，航海於黑海一帶。二年後在黑海水手革命運動渦裏被捕，以未成年故，免除嚴罰。當時有很多同志遭了徒刑和絞殺。一九一一年至翌年居住亞美利加。歸國後住比得堡。兩年後召入軍隊，這樣勤務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他擔當聯隊委員，『十月革命』中任波爾率維克黨地方委員會秘書。

他於一九一〇年徙刑中開始寫詩和短篇小說。作品發表於勞働新聞，雜誌。最初的詩集出版於一九一八年。此外寫關於詩的批論等，連接的刊行在『庫絡斯諾烏特羅』，『普羅列塔利亞詩歌論』等等雜誌中歷次發表過的長短論文。

五月一日

基里諾夫作

綠繁的五月喲，你好啊！
讓春的大地戴起來罷，
讓歡喜冠戴上戰鬪罷，
反動的青年們，歌唱呀！

太陽喲！

讓花卉盛開罷，

讓××的穗實生長起來罷，

讓我們的思想的播種，

和廉正的勞働者的憤激生長起來罷。

敵人再無可容赦了，

旗，雖在峽谷中掀揚。

大家並不歌唱，

大家把手裏的鞭揮得像口笛一樣地鳴響——

衝突入來了……

行進罷，自由的五月嘯！

堅強起來罷，勞働者的五月嘯！

讓推進機在上空裏歌唱呵！

歌唱呵，羣衆的怒濤嘯！

播送機呵——吹響歡喜呀，
祖國的旗是赤色的呢。
戰鬪的大鼓呵，擊呀，
擊勞働國的心臟！

綠色的五月喲，你好啊！
讓大地冠戴起來罷，
讓歡喜冠戴上戰鬪罷，
反動的青年們，歌唱呀！



蓋拉時莫夫

(7)

米夏盧·蓋拉時莫夫小傳

一八八九年九月生於利瑪拉縣。父爲鐵道工人。詩人曾肄業於當縣的鐵道學校。一九〇六年秋至翌年春被投入牢獄。一九〇七年秋移住外國。在比利時，法蘭西等地的機關車工場，熔鐵爐工場和汽車工場裏做電工。繼後當汽船的石炭工，火夫，給油夫。從一九一四年戰爭始發時起，在法國加入做第二外國軍的義勇兵。參加了馬魯魯，西耶彭，亞盧降等地的戰鬪。一九一五年秋因不忠順於當局和宣傳非戰的緣故，被送還祖國。翌年春再被投獄。

一九一七年做第一回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一九一三年開始創作。

無題

蓋拉時莫夫作

到鐵與花崗岩的庭院那邊去，
到林立的石造的建築那邊去，
給春拉纏住的我終於去了，
詩叫着勝利的汽笛招引我去了。

我別了任情的風——
我忘去掉激烈的羽搏。
故鄉廣廓的原野，
開花的朗爽的土地，

和我歌唱催眠歌時，

坐臥的絹草——

我都捨去嘞。

從此我要檢拾堅硬的石頭，

我愛華燦的火花，

和街上的快樂的騷聲。

我被捲進了時代的急流，

心，一天天走得遠哩。

住在原野裏時的過去，

化成爲一串遠夢了。

春

蓋拉時莫夫作

春風，呼息着

原野裏櫻花的芬芳。

鳩，

一羣羣的飛集在黃昏的屋簷上：

燼突的搭架的邊傍

輕輕的飄送着它們的耳語。

古老的櫟木

撒播着清爽的莓子的新香。

河流

載着音樂與歌唱，
捨開了冬夢
送出流水的疾響。
森林浴着夕陽，
招引，呼喚着人們。
火焰般的工場
吹散出光白的帶子，
齒車的呻叫
充滿進人人的靈感，
啊！風滿足給我們
的春底慾望。
我們要做一隻隻穿着

青眼的小鳥，

飛，飛向一個地方去。

啊，人人的面龐都這樣輝耀呵！

啊，鋼鐵都燦着亮光！

月亮在青空上

和星星黏在一起了。

黑夜執着星的鞭繩

就要把黎明引導來啦。



高露脫雷

(15)

敏赫盧·高露脫雷小傳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生於多涅縣。父爲製革廠工人，母做麵包，傷一足，現兩人都已殘廢。還有姊妹，靠裁縫過活。高露脫雷十二歲時被送入工廠的倉庫做奴僕。一九一九年加盟爲××青年同盟會員。卒業市立小學校。一九二四年中央委員會送他入莫斯科的徒弟學校，二個月後轉入普里索夫紀念高等藝術學校。

一九一九年踏進寫作生涯。處女詩——『今日』。作品大都刊載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化院創作集。



這裏面的三千男女
都是蘇俄引爲自傲
的社會的建設者。
他們是全俄勞動集
團派遣出來的代表
：開鐵工人；機關
車手；織工；伐木
工；機械司理人；
集合農場的勞動者
等什麼都有。莫斯
科舊皇宮裏一年有
兩次這樣的會集。
生產的報告與改進
是它的中心題目。

蘇維埃

高露脫雷作

獨個的

在闇暗的街上流浪的時候，

他們都從窗眼裏向我探出了一雙眼睛，

但現刻他們並不怎樣留神我了。

我回想起來啦：

他們從前是

圍住鐵柵，開着高窗的大屋底主人，

但現刻他們什麼也沒有了！

這樣，我突然的哭了，

他們

也靜靜地哭了，

兩眼裝出不很吃驚的神氣。

他們的住家，

食品，飲料，

他們足上穿的鞋所用的每一枚釘子，

都要向我們支拂了。

蘇維埃國裏，

開設有慈善市場：

他們把自己的商品，

叫女兒搬到那邊去售賣。

爲着他們，

我們國裏置放了許多看守人，
我們的都會

安設着許多街燈，

防範一般企圖盜竊的人們。

他們看望好克里林，因為克里林佇立
在闇黑中。

然而星光不靠臨高聳的屋子，

靠臨了克里林，

所以他們現在也只好被禁止進宮殿哩——
宮殿門邊的

圓柱的薩暗處站守看哨兵。

獨棚地

在闇暗的街上流浪的時候，

他們都從窗眼裏向我探出了一雙眼睛，

我把眼睛回答他們，我笑了——

現在他們像草芥，像蒼蠅一樣的活着，

現在他們像心地一樣的空虛着。

他們在別人家的檯子上飲葡萄酒吧。

啊，笨人，你以為

他們靠這樣可以把自己挽救出致命傷嗎？

世界大起來了，他們只好在闇暗中呼吸了。

他們隨時都把酒杯顛覆轉了——

這是吹散侮辱，吹散塵埃呀！……

要很遲 遲完全烏黑了後

敵人才走向自己的食桌啦。

我再不望那個窩子了。

世界大起來了呢，祖國成爲大眾的了。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個呀！

在那兒，我走我的兩腿。



查 諾 夫

[23]

亞歷山泰·查諾夫小傳

一九〇四年生於堡洛捷腦州，色敏約盧夫村的百姓家裏。一九一八年始，在莫察士庫郡的×××青年同盟部內工作。三年後莫斯科同盟委員會召他回去。那時即起頭寫詩，交由同盟會出版。處女作『流冰』，初發表於雜誌上。繼後是『巨匠耶諾夫』，『列寧格拉特』，『青年同盟會員』等。為現代蘇聯詩人中傑出的一個。

自亞細亞人

查諾夫作

有這樣的時代：

黑夜

從各方面包圍了莫斯科的時代。

黑夜佔據了一個街區又一個街區。

莫斯科河對岸的月亮

平酌地分開她的蒼灰的前髮，

醉着一張面龐斜看住

青年×××員的俱樂部——

勞働青年的宮殿所在的地方。

我知道：

知道月亮正在吃驚稱

出神的眺望着

豎起在大理石圓柱上的旗幟！

月亮

看見青澄的鏡中映出的

不是以前那樣的情景，

是穿着古色洋服的

純朴的青年！

月亮看過了整千的世界，
但看見勞働者的靴裏
鋪墊着毛氈用的溫暖的毛皮時，
她奇怪吧。

啊，月亮喲，月亮喲！

你是多麼陰鬱啊……

不要太擔心呢……

馬克斯的一枚版畫

可以壓倒其他許多的版畫呀。

代替繪着「日沒」的許多風景畫：

頭領們從光澤的壁上

揭着的標語中探望着這裏了！

排列着圓柱的巨室

和外邊的世界貫通一起了，

心的叫響，歌的聲音，

以及燃熾着兩眼的大衆

都是名譽呵，名譽。

啊，月亮喲！

爲什麼管裝着那一副出神的模樣呵……

找找看吧，爲什麼我們會獲到政權。

宮殿中充斥着歡呼的聲音不是很好嗎？

民衆當中的青年者都會這樣說罷：
「我的國父建設的呵」。



「他們來了」！

V. Silvestrov 作

十月

查諾夫作

「十月」……

心臟像熱湯般地沸騰，

思想像狂奔着的蟲羣般地開始迴轉呵。

秋空，被覆着雲，

眼裏頭——火。

眼裏頭火在玩弄，玩弄……

乾柴的火，

還有發射的烟烟，

劈劈拍拍的廣場裏火藥的遊戲……

心悸的期待，

再沒有機會看見的大膽呵。

心頭抑不住的激昂呵！

「十月」，「十月」喲，

你的自由底呼息

搖撼了河海……

久遠久遠地不會忘記啊，光榮地揭起的

「十月」的旗幟。

暴風雨樣地沸騰的斯莫尼里（舊勞農兵本部）……

在鞏窪河

持着「製羅拉」的武器，

高揭起誇耀勝利的

他們的旗幟時……

工場，大的村莊，或者都市，
都背後里大膽的揭出了旗子了。

偉大的日底「指導者」

××××××××××……

纏着勞働服和水兵服的人們

結成底活流，

給憤忿的民衆的活火煮騰了！

「十月」——今日

我們驕傲地歌唱着

走過市裏的廣場，村裏的街道，

這樣，人人都回想着這件事情：

秋是我們的賢母，

秋是我們的愛兒。



【十月】

F. Bogovedsky 作



加曼斯基

滑西利·加曼斯基小傳

一八八四年四月五日生於加馬河畔的汽船上。父親是個金鑽的監督人。故鄉在匹露美。從一九一〇年起二年間加曼斯基擔任飛行船長，跋涉了英，法，德，澳，大，利，匈，牙，利，意，大，利，北，冰，洋等地。詩作自一九〇四年始。處女作爲『鐵匠』，掲載於同年九月的『烏拉盧』新聞上。也寫有許多小說和戲曲。戲曲屢次上演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諸劇場。

失 題

加曼斯基作

高叫罷，青春的露西亞！

怒放罷，婚禮的國喲！

怒放罷，迎接的自由喲！

高叫罷，聲昂的絃喲！

啊，是多麼喜悅的一回事呢——喜悅的孩兒們呵

我們任情地歡爽，呼叫，

譜合着馬魯洗尼扼斯的歌兒，

祝賀革命，

鍛鍊革命。

我們都忽然成爲永遠的愛友了，

各自自由，健康地，

和創造者建起的家庭

——可以久永安居了。

這刻的詩人是那麼幸福呵，

一顆心吻送着太陽的昇騰，

解放了我的國民，

又怎樣跟候着黎明般的花的燦爛呵！

在湧溢着歡呼的聲音的街頭，

火像爐比那樣燃燒着時，
做市民和詩人的是如何幸福呵！

動躍呀，國民，歌唱呀，
揭奔開你的胸膛。

把紅旗的運命
和着名譽覆到幸福上去吧。

約束的時期到了。

街頭上，民衆和旗幟

彷彿初夏的花一般地開燃着，

我呵，飛躍，飛躍！

人類的不可思議的共和國，
是新俄建設起的啊。



沙皇時代 M. Fradkin 作



倍茲勉斯基

(43)

倍茲勉斯基小傳

一八九八年一月六日生於伏爾路士庫縣。中學校畢業後攻讀商業。一九一五年加盟入一社會主義團體，從事波爾率維克的秘密活動。革命當兒，他還只二十歲。翌年被舉為縣執行委員會機關紙的編輯長。再後受選為列寧××主義青年同盟的中央委員。

倍茲勉斯基在作家同盟會中居有指導地位。一九二一年，他主宰中央委員會的機關雜誌，展開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中堅陣線。先後出版的詩集有「青年赤衛軍」，「十月的空」，「朝向太陽」，「青年同盟」

等十數種。他也寫戲曲，如『射擊』，曾上演於莫斯科有名的梅耶爾荷爾德劇場。

詩人的作品沒有一首是抒情的東西，他親身參加過反動派鬪爭的革命戰線，親眼看見了『××』的勝利，他的情感完全是屬於民衆自覺的一種，他的筆就是××黨的呼聲。因為他的詩大都很長，這裏祇能摛入這麼一兩首，確是遺憾得很。



『當初我本是一個黨員——
只是後來做了這詩人。』

我

倍茲勉斯基作

我，

我鍛出

太陽，三台土與鋼鐵。

我的父親——是反宗教的宇宙的創造主。

在工場的胎內，在機械的心臟下，

我被受胎和產生。我是勞働者。

我的最初的動作是鐵錘的一擊，

我的最初的凝視是黎明的面龐，

我的最初的呼喊是雷聲的隆隆，
——「十月」的豫言！

二種樣

倍茲勉斯基作

卑野的人，

穿着碁盤格子西服的人，

穿着木棉衣服的人，

襤褸的人，

不像模樣的人，

他們溫心地動着一隻像

乳母般的，

呆瘦的手。

書籍，講義，長篇小說『一週間』，

『安格律斯』，『甫拉烏打』紙，圖面，
挾肉麵包，

行裏——『做本統的×××××……』

『種種雜多的播傳法……』

還有的是：

穿着皮製上衣的人，

色黑的人，

穿着華美衣類的人，

漂亮的頭文字，

鳩色小石的私章，

揮使着煞有介事的兩手。

郵票，股券，金錢，樣本，
晚餐的賬單，兩個人臥車使用的……

兩種告罪，兩種內臟。

這邊也手提包，那邊也提包。



利多費夫

依利也·利多費夫小傳

「都會中有自己的誕生和傳記，有自己的文學底發達與事業，有對飢餓的困難的鬪爭；農村裏有快樂和悲傷的少年時代，有愛撫和叱斥，有初等教科書，百姓的忍耐的勞働和每日的飢餓……」詩人的自傳中的一段。

利多費夫生於國防勞働節制定後的第二個月。家鄉是「花崗巖層的，有可愛灼熱的太陽的比得堡」。父親在工場中做工。

十歲時即開始寫詩，也寫散文。長大復目睹國家

組織的崩壞，遂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在自己鄉村裏，曾因反抗人道的不正義而作過激烈的行動。

他的作品充分的流溢着梅特林的影響，但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漸漸改變形式。

詩集：『未來』；『世紀的豫言者』；『詩中的詩』等等幾本。

無題

利多費夫作

普羅列塔利亞作家，詩人

和歌手在行進着……

從怒吼的大小的工廠，

從少人煙的邊境，靜冷的小巷和峽谷，

灰暗的堅坑，鑛坑，地底下，

從勞働出國的義勇兵中，

兵營以及汽船中，

從郊外，村落和市鎮，

派遣出

羣衆，集團，幾百萬，幾十億的人們和軍隊。

叫喊着「自由，蘇維埃，

××權歸給勞働者」……

這些巨人們打斷了奴隸的鏈鎖，

把自己的說話，

嶄新的，有翼的，響高的，火樣的說話，

告訴給全世界的人。

此刻呵，是開古未有的時期。

美麗裏面的美麗，

詩中的詩的——「蘇維埃共和國」，

是用注一般的血寫進歷史頁上

去的一樁事呵……

春。
革命前的一個鐵區



Kasian 作 (58)

詩中的詩

利多費夫作

廣場裏，過道裏，勞働服上，兵卒的外套上，
到處都烟燻着血樣紅色的綉紗的徽章……

馬賽歌在人們的行列上馳走……

說話的聲音，歌唱的聲音……

世界還沒有過的國慶日呵……

集團運動摔碎了鐵鎖，

「認識」燒毀了闇黑和奸惡……

爲運命和「青銅騎士」(普式庚的一首詩名)忠

順地歌唱的詩歌

打着癱瘓沈到時代的底下去了——

由着反動，由着××，馬賽歌高場的那刻，
詩中的詩，

集團的地創出詩中的詩——

蘇維埃共和國

用血與鐵寫進歷史頁上去了。

蘇維埃共和國是勞動大眾的創造，

像被傾注入生氣的太陽一樣，

歡欣把酒精倒進了胸膛，

大地必需看這樣的誕生。

它從世界創造的初頭開始，
準備着幾十億年的遠久——
在太陽的下邊
彷彿回轉木馬般的迴旋。



北脫雷依

蒂米耶·北脫雷依小傳

一八八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黑祿霜士庫縣，亞歷山泰郡。他是最初的普羅列塔利亞詩人，同時也是革命家。

小學畢業後進軍醫學校，在校的時候甚憧憬俄羅斯的古典文學。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北脫雷依還是個中立派的人物。接後他參加了革命運動，做雜誌編輯，開始發表他的詩歌。

一九一七年這位詩人大展他的才能，政治和文學兩方面都留下很大的收穫。革命成功後中央執行委員

會曾授以『赤旗徽章』，並給他永久免除軍隊義務的待遇。

自後，北脫雷依仍然繼續他過去在市民對地主的
鬭爭中的努力。挾着一枝大筆站在平和建設的戰線上
作有力的指導。

葬

北脫雷依作

普羅喬亞們張着熱鬧的酒宴，

啊，酒宴！

都把來絞殺掉，爲着平和！

爲着平和？

快樂的叫聲湧騰了，——

啊，叫聲！

死了，死了，波爾率維克！

波爾率維克？

去叫僧侶來葬掉，

葬掉。

死人的手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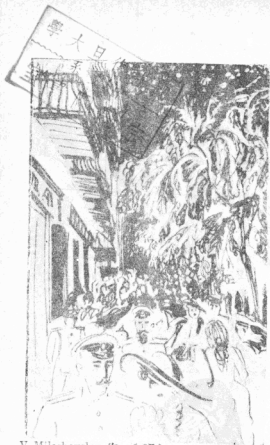
呵，手動！

波爾率維克的眼張開了。

呵，眼動！

還有騷動嗎？

啊，騷動。



普羅喬亞·貴族

V. Milashevsky 作 (67)

我的詩

北脫雷依作

我歌唱。但我真的歌唱嗎？

我底聲整個地荒暴在鬪爭裏了。

我的詩……在平凡聲裏是沒有光彩的。

它不站在華麗的演壇上，

站在純真的大衆的前面，雖有狂喜，也只默默的

押着。

它也不在呻吟的凡亞林的下邊，

癡感地歌唱，揚我的聲音。

我擔負笨蠢的遺產所咒詛的重荷，

我不是美神供奉者。

我底嚴守的，明朗的詩就是日常的讚美。

祖國民呵，勤勞者呵，

我最切要的只是你們的審判。

你們呵，在我是一位大公無私的審判官。

你們呵，我是希望和思想的必需信賴的表現者。

你們呵，我是人類的暗家的看守犬。



亞歷山泰洛夫斯基

滑西利·亞歷山泰洛夫斯基小傳

一八九七年生於莫林庫縣，瑞爾捷夫郡，家貧乏。父親早死。母親一個人赴莫斯科工作。詩人在他的伯父家中一連住了十一年。當中修卒小學程度。一個夏天他給人家雇去看守小孩子，深夜十一二時還得拚命的搖着小主人的睡籃，自身還是個小孩子的亞歷山泰那時就吃了很大的苦頭，遭打，遭罵。十一歲上莫斯科探母親，那裏讀了一年書樣子。繼進雜貨店做徒弟。朝八時一直勞作到夜晚七點，月薪只得到八盧布。一年後增二盧布，再一年後又增二盧布。在店六年，工

錢達到月二十三盧布時走出當兵。給爆裂彈擊傷了左手，除隊。復回舊店工作，這趟主人給他每月二十八個盧布。迎着二度的革命後。一九一八年普羅列塔利亞文化院派給他工作。接着在教育部文學局勤務。最近在作家聯盟本部擔當指導。

詩人喜愛文學。十歲起無秩序地讀了許多書，遇着不懂的便一遍，二遍的反覆着讀。十六歲後看列寧，甫尼赫諾夫，尼采，叔本華等的著書。

他喜歡的小說家有高爾基，柴霍甫，查爾斯基，安德列夫等。詩人則華魯夏倫，比耶里庫，甫洛庫，扼洗林及甫也高爾夫斯基等。

詩

亞歷山泰作

峻嚴和皺着面龐的樅樹上，
被紛紛的淡雪投下白髮時，
你們是怎樣銳感着今夜快樂日子的來臨，
怎樣豫覺到新春的翻降呵。

整天長靴踏着霜的結晶，
整天琉璃樣的流光送入爾的游眼，
銀色的日光照下的
這樣的沙漠的平和與靜穩，

你不覺得可愛嗎？

搖曳的樹木已經染上嫩綠了，

只草原還是一片白色。

心是這樣輕——沒有重荷，沒有動搖，

大家正在鈍色的道路的交叉處，

爲幸福爭戰。

暮色慢慢的深了，

森林裏的夕照，

給灌木染上了般紅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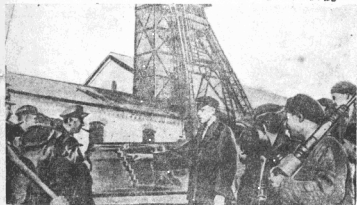
整天，

到那塊地方去聽

木葉的騷聲和結晶的霜塊的裂音，

要怎樣快樂呵……

「這就是我們提高生產效率的方法。」工人們說。



蘇俄工人都愛自己的工廠，自己的機械。他們每天學習新的智識，因為他們已經了解要做一
個前進，模範的勞働者不僅需要堅強的兩臂，還需要有充分訓練的腦筋。

露西亞

比虜依作

燃燒，燃燒呵，原素地，猛烈地，
在一柱柱的雷火裏，

啊，露西亞，我的露西亞，露西亞——
瘋狂地憤怒，憤怒吧，毀滅我的體盾。

在你的命運的無政府的狀態裏，

在你的深淵的運奧處，

插翼的心靈用扇動的兩手，

像光一般明透地燦放出我們的理想。

啊，不要哭泣，跪下去，
投身進颶風迅雷的火裏；
六翼天使的歌聲底響高裏；
全世界的日光底奔流裏。

降臨的上帝

將用默默兩眼的明光，
撫照這失掉羞恥的一片沙漠，
和不可禁抑的淚海。

上空裏，Saturn 神的指輪

和天河的白銀，

都像燐火般的熾烈地焚起來啦！

啊，大地的核心呵！

原素地，在雷的響高裏，

瘋狂地憤怒，憤怒吧，毀滅我的體膚，

啊，露西亞，我的露西亞，露西亞，

未來的救世主喲！

給詩人

彼里索夫作

你必需傲慢，像旗一樣，
你必需尖銳，像劍一樣，
像旦丁般，必需讓地下
的焰火燒你的兩頰。

自己的眼接觸到萬物中去，
必需要做個冷靜的證明者，
隨時都作投身火焰的準備，
這樣你的美德無疑會現出的。

人生——

就是光輝底詩歌的材料，
所以當還在沒有悲遇的青年時代，
你就必需探求你的語言。

在愛人擁抱中的瞬間，
自己要導到無感覺的一方去，振作喲！
在重重的磔刑下，
讚美劇烈的苦痛喲！

朝的夢中，夜的淵里，

「運命」在你前面囑出的東西莫放過嘴，
運用你的思想呀，
從荆棘的世紀中去
發見詩人底高貴的花環呵。

十一行

加拉斯作

起呵，祖國的男兒與婦女！

起呵，醒呵，我的祖國！

黎明已降到給羣衆：

新生命在沸騰，自由，偉大。

再不給君王和主人奴役，

再不給鐵蹄蹂躪，

目標已經在望，長速地

我們建築我們底將來，

在公衆底安寧幸福上。

我們有權威地，有鞏固底羣衆地起來，

統一地，一致地工作——

我們久被壓迫底祖國，

跟着我們奮起自她的睡夢裏。

一九一七年列寧乘火車到畢脫羅格勒夫



V. Moravov 作

[85]



卡爾·莫尼

(86)

PDG

波爾率維克

莫尼作

沒有雲！清空裏我望見

月亮，夜無朦朧！

亮日下沒有 Давно (註) 我們的國土遠久地自由！

勇呵，啊，波爾率維克！

你搗碎了貴族，你不寬恕

被壓迫種族底幾世代的敵人。

勝利被及窮人，

勇呵，啊，波爾率維克！

我歌唱我聞見到的一切，
因為此刻我的盲目重復光明，
你帶來的歡喜鼓起我的聲音，
勇呵，啊，波爾率維克！

你把邸府，教堂換成爲學校，
長處黑暗中的人們將於是學習
你帶來的新生，波爾率維克！
建設，掙扎，學習，莫錯過一天，
窮人，用新智識掃除去過去，
你武裝我們呵，

波爾率維克！

〔註〕「War」，戰爭。